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金隄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U L V Y JAMES JOYCE SSES

U L Y SSES



尤利西斯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著

金隄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A M E S
J O Y C E

James Joyce

ULYSSES

据 Shakespeare and Co. , Paris, 192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尤利西斯:全3册/(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金隄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3934-7

I. ①尤… II. ①詹…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2353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翟 灿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87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5.2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934-7

定 价 135.00 元 (全三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版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在这新版《尤利西斯》出版之际，介绍一下今年我在都柏林接受爱尔兰翻译协会荣誉会员称号的情况，我想借这机会谈一谈这次盛会给我的最主要感受。

在三月三十一日授予荣誉的典礼上，爱尔兰翻译协会主席希勒女士 (Ms. Annette Schiller) 代表协会授予我荣誉会员证书，宣读授予荣誉的目的是“表彰其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尤其是将詹姆斯·乔伊斯之《尤利西斯》译为中文，为爱尔兰与欧洲文化作品增添世界性意义”。我国驻爱尔兰大使沙海林博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除介绍我的翻译理论著作和其他译作外，还特别强调拙译《尤》书对中欧文化交流所起的推动作用。他们的讲话均获得全场爱尔兰翻译工作者热烈的掌声。这一场面使我深深感到，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日日夜夜伏在案头，仿佛眼睛里只有两种文字，实际上我们不仅是面对广大的译文读者，同时也还需要满足世界上原著后面的文学爱好者的热情的期盼，实实在在是在直接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

从这个角度看中文版《尤利西斯》，我才开始明白，

当初还只有英文的《U》，没有中文的《尤》，为什么北京的研究所朋友在七十年代就那么积极地来天津再三动员我试译，北京和天津的出版社与刊物在八十年代就那么热心发表和出版，台湾的出版社在八十年代末又一下子就决心出全译本，虽然那位老板在订合同时非常担心我当时年纪已经不小，很有可能艰巨任务难以完成（这是我和玉若一九九三年去台湾参加首发仪式，他在机场接我们时发现我不用搀扶而亲口告诉我的）；尤其是为什么好些国际学术界的友人和学术机构，他们本来根本不认识我，只是听说我译了《尤》书一章或三四章，就那么积极热情地投入那么多力量，多少年来一直支持我完成这一译事。我在原来的序言和其他文章中提名感谢这些人物和机构，一直都认为这是我的幸运，现在才明白，那么多互不相识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为同一本书出力，即使有人也许有这样那样其他的考虑因素，他们也都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的，这就是我这次在都柏林的仪式上才开始体会的重要真理。

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中文的《尤》在中文读者眼中究竟表现了什么。如果中文读者从拙译中所见与原文读者所见大相径庭，那么爱尔兰译协所说的“世界性意义”就难说了。在这方面，从八十年代以来已有一些热心的读者写过很好的评论，有赞许也有批评，我还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但是有一方面过去我还从来没有提到过，那就是多少万我不认识的读者

的意见。去年我回国讲学期间，意想不到几次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其中最出意料之外的，是在一个演讲会之后若干热烈提问者之中，有一位的发言使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她的“提问”中实际上没有提任何问题。她的发言相当长，主要是以《尤》第十七章表面上似乎十分枯燥的文字为例，说明她读了拙译，才明白真正的《尤利西斯》是那么生动有趣，内容是那么丰富而细致。

“真正的《尤利西斯》”——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那个会场上的发言，正和另外一些我间接听到的声音不谋而合。我深深感谢会场上的发言人和那些素未谋面的读者，让我听到了一点原来仿佛是沉默的广大读者的声音，也更使我明白了这个重要事实。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多次回国演讲，每次会场都是座无虚席，有几次人们甚至挤在会场之外；像刚才提到的那个会场就是连所有的过道地毯上都坐满了人，在演讲会主席陪我进入会场的时候，一路都需要人们站起来让我们通过。我当时每次所感到的，都只是这种热烈场面引起的亲切兴奋情绪，是一种游子返乡受到欢迎的心情，仿佛那是生活乐趣的一个内容，所以十年来不论谈话写文章都从未提及。现在我才体会到，这正是中国的广大读者早已对这次爱尔兰译协所说的“世界性意义”心领神会，他们的衷心欢迎正和远在欧洲西端的欣喜情绪遥相呼应。我相信，像这样的读者不可能对译文没有其他意见，非常希望他们和其他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读者都能充分提出

来，帮助我尽可能充分地达到“真正的《尤利西斯》”这个目标。

在这方面，我曾多次听到抱怨的声音，说许多书店里都买不到拙译；若是这样，对于想看这书而看不到的读者而言，这里讲的东西文化交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非常感谢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出新版，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借这个机会，改正了二〇〇一年精装版内还存在的一些谬误，但是那仅是平时注意到的一些，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仔细校核，我相信一定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译文中的任何不能表达原文真情的地方，都是妨碍文化交流充分实现的因素，我殷切希望所有的新老读者朋友，发现任何问题都帮我指出，我一定不辜负读者的厚意，尽力改进，使拙译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业中切切实实发挥作用。

金隄

二〇〇五年六月

序

〔美〕魏尔登·桑顿

欣悉金隄教授的中译本《尤利西斯》即将问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学成就，广大读者可以因此读到英语文学丰富遗产中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了。

几年来，我有幸和金定期会面，谈论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讨论大部分涉及原文的许多细节——有时涉及非常微小的细节——也谈论乔伊斯小说中比较重大的方面，还有翻译理论的各种问题。我曾津津有味地拜读过金关于《尤利西斯》的意义和翻译的论文，受益匪浅。

尽管我不懂中文，但是我可以证明金隄教授对这本内容庞杂之书的原文和精神，有着细微而深刻的理解。一个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生长的人，竟能对这部西方经典著作了如指掌，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

我研读这部小说已有多年，而且特别细心地检查了原文，为我的《〈尤利西斯〉的引喻：注释目录》（1968）一书做准备。然而，金从方方面面苦心钻研原文，一次又一次提出了许多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使得我们的会

面让我既受启迪又感愧疚。有时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对金提出来的某一问题以为微不足道，或者认为是具有西方文化的人一目了然的，到头来却发现他提出了我过去从未想到过的实质性问题！

在两种语言的交流和转变这一令人着迷的过程中，我很高兴一直是一位密切观注者。金的译著能否成为经典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但是，种种征兆是吉祥的，因为在金隄教授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难得的兼备条件：精通两种语言，谙熟《尤利西斯》，彻底的投入以及正视翻译上无数挑战的认真态度。我的确很难想象另一种译本能像金的译本那样忠实于乔伊斯虚构的各种目的，不管大的还是小的。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的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中，约翰·科格雷夫评论《乔伊斯之探》（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时，提到了金隄教授的论文《翻译〈尤利西斯〉：东方与西方》，认为他“对《尤利西斯》中文翻译问题的讨论，突出强调了乔伊斯文体的表达方式。他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在翻译中呈现原著面貌的作者之一”。我敢断定，即使对研究这部小说数十载的人来说，他的译本也提供了无以数计的阐释。

文心 译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

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

——译者前言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四十岁生日那天，法国巴黎出版了他写的一部英语小说，这就是当时在英、美、爱尔兰都无法出版的《尤利西斯》。这部七百多页的巨著，顿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其中既有五体投地的热烈赞赏，也有毫不留情的全盘否定。一部小说的出版引起如此轰动，这在文学史上是少有的，而更罕见的是这一轰动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或至少转入一个时期的默默无闻，却在几十年期间获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成为英语文学史中最突出的一部小说，往往被赞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

拙文《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①已比较详细地介绍这部著作的传奇性经历，本书附录《乔伊斯年谱》中亦已简列其前后事项，现借全译本在中文读者面前出现的

机会，特就其艺术上的二重性作一讨论。

^① 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拙译《尤利西斯选译》(1987)，原载北京《世界文学》1986年第1期。

乔伊斯在一九二〇年书信中曾称《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民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然而就其艺术形式与基本内容而言，又是一部十足的现代小说，这两种不同性质如何在一部著作同时体现，可能是理解和欣赏这一巨著的一个关键。

* * *

最明显的史诗标志，是它的巨大篇幅、历史背景和独特的书名。任何人看了这部小说并发现其中并没有一个名叫“尤利西斯”的角色之后，都必然要问一问：这个命名的用意何在？

读者提这个问题，正符合乔伊斯的意图。尤利西斯就是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或译《奥德修记》）中的英雄奥德修斯，这个希腊人名在拉丁文中称为“尤利西斯”，英文是跟着拉丁文走的。乔伊斯以此为书名，就是要读者想到这位希腊英雄和以他命名的荷马史诗。不仅如此，他在创作过程中，每一章的章目都是《奥德赛》中的人、地名或情节（见本文“附录”）。这些章目在他发表小说时都已经取消，我的全译本既要尽量反映原著风貌，当然也照样不用，下文还要论及不用章目的含义。但乔伊斯在取消的同时，却又通过友人和评论家透露了这些章目，显然又是立意要这些不在书内的史诗人物、地点继续起某些作用。

典故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爱用的手法之一，其作用不仅在于类比，常常是进一步借一个人们已经熟知的文化背

景来烘托自己的作品，从而达到词句凝炼而内涵丰富生动的效果。乔伊斯正是运用了这个手法，并且把它发展到空前广泛而复杂的程度。单是书名，就使读者不能不想到那位古代英雄如何离家在外打仗十年后又漂泊十年，克服种种艰险终于返回家园的事迹，不由自主地要在《尤》书主人公的经历中寻找类比，并且进而使本来十分松散的小说结构从荷马史诗获得一个框架。尽管乔伊斯那些虽废犹存的章目并不和《奥德赛》的结构一致，有些章目甚至是奥德修斯从未到过的地方（如第十章的“游动山崖”），但结构上的类比作用仍是全书可见的。尤其是乔伊斯把全书十八章分为三大部，第一部（一至三章）总题《忒勒玛基亚》第二部（四至十五章）总题《尤利西斯的漂泊》，第三部（十六至十八章）总题《回家》，更使小说和《奥德赛》贴近，进一步加深了史诗的色彩。

然而，不论是人物或是结构的类比，对《尤利西斯》只能赋予或增加史诗的外形和情调。史诗的一个特点是题材往往不限于个人经历，而涉及重大的民族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乔伊斯生前录制的一张唱片非常有意义。制片人请他朗诵《尤利西斯》，他挑选的段落是第七章人们在报社编辑部内议论文章长短时马克休教授转述演说家泰勒的一席即兴演说。据了解，泰勒确有其人，并且在一九〇一年确实曾经作过这么一次即席演说，因其词句透辟而传颂人口。乔伊斯向来以文采自傲，有人在《尤》书快要完成的时节问他“当今英语大师有谁”这一问题时，

他能泰然回答“除了我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而这位当仁不让的大文豪在选择自己作品中的代表性段落时，没有挑自己费尽心血写成并且也受到评论家和读者击节赞赏的精彩文字，偏偏用了这一段别人的演说词，显然是有其深意的。听着乔伊斯以刚劲有力的嗓音朗诵这一寓言似的演说，考虑到这是他亲自朗诵《尤》书独一无二的选段，人们不禁要联想到他论《尤》书是“两个民族的史诗”的话，从而认识到这个演说，表面上虽是小说角色议论文章好坏而提到的例子，实质上正是“史诗”关键所在。这篇演说热情洋溢地赞诵了古希伯来人从埃及的奴役状态中毅然出走的精神，正好抒发了爱尔兰民族求解放的决心，从而使散在小说各处许许多多爱尔兰民族斗争历史事实和犹太民族受欺凌的情节，由此而能纲举目张，形成了与史诗形式相当的史诗内容。

* * *

《尤利西斯》尽管有如此鲜明的史诗特征，它的文字、情节及其众多的人物，却都表现了十足地道的现代小说的性质。乔伊斯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肃的作家。他在少年上学时期，校内神父赏识他的优异成绩而向他提供接受天主教圣职的机会，但他毅然拒绝，就是因为他决心献身艺术。他认为，宗教的作用是“用一个机械的天堂”哄人，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正视人生。照他自己的说法：“艺术是生活的最集中的表现。”（《英雄斯蒂芬》）他崇拜易卜生，说他“高出莎士比亚一头”（虽然他也嫌易卜生的

创作有些简单化)，就是因为易卜生的戏剧是针砭社会中的现实问题的作品。

乔伊斯心目中的现实问题，和他所喜爱的史诗形式并无矛盾。泰勒演讲的主题，正符合乔伊斯早已公开申明的追求“祖国的精神解放”这一写书目的。但是如果书中出现大量的古代史诗人名和地名，尤其是以每章章目的形式贯穿全书，必然将大大冲淡作品的现实主义，不是加强而反倒是削弱了它能为“祖国的精神解放”产生的作用。由此可见，乔伊斯虽有章目而不用，并非一般的字句推敲，而是突出小说的现实意义的重要措施。

任何对于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将荷马撇在一边，将《尤利西斯》从头至尾当做剖析现代社会精神状态的小说欣赏。应该说明的是，虽然第十五章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人物和情节，那只是乔伊斯为了表现人的下意识活动而作的独特创造，《尤》书的整个故事中没有一般小说中常用的曲折情节和吊胃口的“悬念”。这并不是因为乔伊斯没有这类情节可用，而是他从原则上反对用出人意料或是耸人听闻的情节吸引读者。他认为猎奇是新闻界的事，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小说家的任务是表现人的本质。实际上，如果他不是根据自己这个艺术原则，如果他也愿追随流行小说写去，戏剧性强的情节几乎俯拾即是。例如，布卢姆的妻子莫莉开始有外遇，并且就在这一天第一次在家中与情人幽会，这在十六年夫妻生活中当然是一件大事，一般的小说

家遇到这样的“三角关系”，可以写出许多刺激性的场面，但是《尤》书中不但没有直接描写莫莉和情人相会的情景，而且连布卢姆早晨究竟从莫莉了解到什么情况也没有直接交代，而只是让读者从布卢姆下午的思想活动中看到，早晨夫妻谈话必曾提及约会时间是四点钟。读者只能想象：布卢姆所了解的内容大概不止于此，否则他不能那么肯定下午的约会要出事，而且为此而整天痛苦。

《尤利西斯》之所以受到那么多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赏以致热爱，被尊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著作，主要就在于它以极其精湛准确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城市内的人、时、地，使读者对一些人物获得在英语文学中空前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并在种种貌似平凡的事件中，甚至在滑稽可笑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了人的高贵品质究竟何在。

* * *

为了既有史诗的概括力，又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乔伊斯在《尤》书中运用了许多创造性的文学手段。在他以前，已经有作家在作品中用“内心独白”直接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乔伊斯匠心独运地将它和生动灵活的叙述结合为一，形成全面表现人物性格的意识流，从而创造了英语文学中最全面也最深入的人物形象。但意识流仅是乔伊斯所用手法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大量运用典故，其中不仅有史诗性质所涉及的希腊神话，还有许多其他典故，包括爱尔兰和其他国家历史事件和人物、古今哲学思想、宗教传统和宗

教理论、古典和当代文学著作（尤其是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福楼拜、歌德、王尔德、叶芝、雪莱、拜伦等名家）、各种民间传统等等。可以说他涉及了一切对西方文明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影响的文化领域，这正是他所表现的社会形象特别丰富真实的一个原因。

不言而喻，这样的书有些地方不是一看就能懂的，尽管它是一部喜剧性很强的小说。《乔伊斯传》的作者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在一部专论《尤》书的著作中说，“在有趣的小说中，它是最难懂的，在难懂的小说中它是最有趣的”，一语道破了它要求读者费一点力气才能充分欣赏而又确实值得费力去琢磨体味的特点。但它的难懂，还不仅因为典故繁多因而读者需有广泛的背景知识，还有文字方面的原因。乔伊斯写《尤》书，对自己文字的要求比写《都柏林人》和《写照》时高得多。他从不满足于一般的通顺或是典雅，而是一字一句力求达到最适合当时情节和具体人物性格的最佳效果。与乔伊斯差不多同时的著名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赞叹乔是弥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英语大师，却也曾埋怨《尤利西斯》文体变化过多，说它成了“文体的反面”，意思大概是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的文体，所谓的“文如其人”，变化那么多岂非否定了自己？然而，深入研究或反复欣赏此书的读者发现，书中变化多端的文体并非卖弄文采，而是处处都有具体作用；生僻的字眼和独特的词句结构（包括一些似乎不通或是莫名其妙的字句）也是如此，都需要反复

揣摩方能体味其中深意。

理解是欣赏的钥匙。我们中文读者要和英语读者一样体味这部巨著的内容，首先必须拥有和他们一样的背景知识，因此我的译文配了相当数量的注释。这些注释绝大部分是根据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考据又加上自己的研究而写，也有一些是我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加上热心人提供的材料而编写的，相信对读者会有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原著并没有注，译作加注平添了一种学术著作似的外形，并不符合原著的纯小说外貌。但如不加注，译品实质上更不符原著的精神，因为我们中文读者缺乏原作者认为读者理当知道的背景，势必在原著并无晦涩之意的地方也感到无法理解，巧妙的既不巧妙，深刻的也无从深刻，连可笑的地方也不会可笑了。显然，适当的注释是必要的，问题是给什么样的注释。由于《尤》书是西方文学界最热心研究的作品之一，对书中许多疑难处如何理解是众说纷纭的，我在注释中尽量做到客观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避免引入片面的一家之言而误导读者。

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忠实、尽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现原著，要使中文读者获得尽可能接近英语读者所获得的效果。由于语言的不同，绝对相同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但是译者追求与不追求等效，产生译品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原著各章并无标题，如果中译本各章加上标题，就可能起到上文所说破坏气氛的作用。又如，乔伊斯小说中的对话，一律不用英语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引号，而采用法国